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論語說義序

論語說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微言者性
與天道之言也此二十篇尋其條理求其旨趣而太平之治素
王之業備焉自漢以來諸家之說時合時離不能畫一蒙嘗綜
覈古今有纂言之作其文繁多別錄私說題爲說義紬繹已久
有未著於子墨者年衰事益倥傯暇恐并散佚遂以此數萬
言先付殺青引而申之或俟異日道光二十年五月九日長洲
宋翔鳳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九

南菁書院

論語說義一

學而爲政

長洲朱翔鳳子庭著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莖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卽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卽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離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經典釋文云有一作友與此同朋友之道也又曰同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太司徒鄭注同師曰朋皇疏亦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友朋猶黨也其爲黨類在師門也是朋爲同處師門之稱此云相爲黨類而來受業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也

先王既沒明堂之政湮太學之教廢孝弟忠信不脩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備於論語遂首言立學之義曰學而時習之不已說乎時習卽瞽宗上庠教士之法有朋自遠方來謂有師有弟子卽秦漢博士相傳之法人不知而不愠謂當時君臣皆不知孔子而天自知孔子使受命當素王則又何所愠於人蓋人心之不失綱維之不壞皆繫於學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予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怨天尤人愠也下學上達君子之事禮運記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六君子以素王當之亦繼君子之號先王興學以治人情聖人設教以維世故作君作師統緒若一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孝弟學之始基也大學一篇言孝弟慈

此言孝弟而慈舉之矣孝弟者天性爲人而孝弟則能率其天性中庸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鄭注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倣效之是曰教按此卽孝弟爲仁之本之義也說文解字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下又曰一惟初大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是在天爲一爲本在人性爲孝弟循而行之爲道見之於人是謂爲仁仁雖五性之一然合乎人已通乎遠近未有不由乎爲仁則舍孝弟又無由也故論語以孝弟解本以仁釋道而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者其義盡之矣周書曰勇則害上不

登於明堂既明孝弟之義則犯上者鮮而作亂者絕升於學者皆可登於明堂堯舜帥天下以仁其實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仁之本也

其理則有其事已絕不忍斥言之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靜言庸違是有巧言象恭滔天是有令色失仁之本而巧言令色以成其僞大禹畏之邱明恥之王制所謂不率教者則移郊移遂屏之遠方者此類是也故與放鄭聲遠佞人之義皆太學之法明堂之政所先務者與忠信皆仁之事非巧言令色之所能託也曾子傳孝經既明孝弟爲仁之本乃率而循之爲人謀以忠與朋友以信既脩孝弟忠信而後反而合之先王之道則孝經之篇具是孔子爲曾子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

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所業
既專而習之又久師資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湮孝弟忠信不
失於人之性情心術曾氏之言卽孔子時習之旨也

公羊何休說曰

昭元年注

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

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按此與包咸解論語義同孟子武
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士十人也魯
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一乘并數十人徒二十人也

按此卽司

馬法所載車徒之數然出車之地已侈大亦如周禮之竄亂也

春秋之法盡大國之地所賦車

徒之數止此多於此者則在所損故論語言治國以千乘爲大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言學而不可究之於治國其學
爲無本大學言平天下在治其國苟能道千乘之國則天下悉

舉之矣按包氏論語章句其書爲魯論語今文說也今文家傳春秋論語爲得聖人之意今文家者博士之所傳自七十子之徒遞相授受至漢時而不絕如王制孟子之書所言制度罔不合一自古文家得周官經於屋壁西漢之末錄之中祕謂是周公所作凡他經之不合者咸斷之曰夏殷其實春秋爲孔子所定本堯舜文王之意述三代之制斟酌至當百世不易孟子得春秋之傳故稱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爲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則大國百里不可踰也周禮之傳無所師承或者戰國諸人剽周公之制作去其籍而易其文以合其毀壞并兼之術故何君譏爲戰國陰謀之書馬鄭兩君篤信古文輒就周禮轉詁他經幾使孔孟之所傳分爲兩

家之異學積疑未明大義斯蔽後之儒者不可不辨也

漢書菽文志凡六菽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六菽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菽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旣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菽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

大患也謹按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皆弟子之所當學也學而後成德是以古之學者以耕養爲力行以通藝爲餘事王者必先井田而後學校使一世之人有孝弟忠信之行以進德於是學文則脩詞立誠以居業正誼明道不爲賤儒非此末由七略之文憫學文之罣誤三覆其詞不可深慨乎

劉禮部逢祿曰則以學文此因上文孝弟忠信愛仁而類記之文者字之始誦法六經先正聲音文字謂小學也謹按周禮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皆學文之事也

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毛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

進賢不淫其色哀窮寃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言夫婦之切證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此言君子謂作之師者重猶尊也固久也

見韋昭注晉語高誘注魏策

苟不

能尊師則師無威嚴而學亦不能持久既言嚴師之道又申勸學之旨謂學者當以忠信爲本禮器篇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既主忠信則得其人而爲學彌久於是觀其論學取友無友不如己則多所切劘能見其過人莫不有議論之失及思慮之誤得之在終食之頃遂之爲畢生之咎是以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可大可久學以聚之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此言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也曾子述孝經一書傳而習之生則親安之慎終之事也祭則鬼享之追遠之事也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民德歸厚之事也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此以見聖人能究學問之用也夫子推五經六籍之教以觀人國而知其政教得失窮神觀化通之於心則其君臣亦以心與無俟周咨以求聞見小戴所傳經解一篇庶暢厥旨與

道治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爲政者也若泛言父之教子其道當沒身不改難以三年爲限惟人君治道寬猛緩急隨俗化爲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

得有涼闇不言之義苟失道而死則爲誅君其子已不當立何
能三年無改也按七略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
二家古經十二篇者左氏之學無博士所傳經十一卷者出今
文家繫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
忍當也

見何休公羊閔二年傳注唐石經穀梁傳分十
二卷用范甯本此正晉人不知師法而妄分也論語微

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爲政之法而孝道以
立孰謂七十子喪而大義遂乖乎

六菽之文皆先王之道孝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
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學者脩其
孝弟而欲從事於六菽則禮樂其先急也五禮防萬民之僞而

教之中中爲體其節文可見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和爲
用其聲音可知可見者名其實可知者用於虛故有子但言禮
不可樂也中庸之德極於中和亦言和之用也樂者爲同禮者
爲異禮之用和爲貴同則相親也先王之道斯爲美異則相敬
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禮勝則離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
不可行樂勝則流也學者能明乎禮之用則舉而措之天下無
難矣公羊宣九年何休注曰知和而和不以禮
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亦當合禮
未若貧而樂道依史記弟子傳論語皇
侃義疏及唐石經增富而好禮者也呂氏慎
大覽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
則窮達一也謹案此樂道之切證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子言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設科以教當知其人書言知人則哲能官人孔子素王二三子皆先後奔奏疏附禦侮之材封人所言何患於喪子貢亦言文武之道未墜在人苟不知人道何所寄觀乎聖人誘掖進退至於鳴鼓之攻市朝之肆蓋唯恐失人而無以興學化民也

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周禮疏引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按鄭不注爾雅當是緯書注春秋說所謂中官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

流精生一也北極在尙書爲旋機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注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伏生大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機故璇機謂之北極又曰政者齊中也謂春秋冬夏天文地

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按大
傳言帝王之爲政如此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所居
曰明堂明堂太學同處教士則曰太學爲政則曰明堂論語於
學而之後次爲政之篇著明堂法天之義亦微言之未絕也明
堂之治王中無爲以守至正恭己南面自明其德上法璇機以
齊七政故曰政者正也德者得也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王者
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未有不以德爲本德者不言之
化自然之治以無爲爲之者也雖有四時天地人之政而皆本
於一德雖有五官二十八星之名而皆筦於北辰爲政不出於
明堂而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德之符也北辰不離於紫宮而眾
星循環終古不忒樞之筦也居其所者謂北辰雖周四游之極